

娄寅亮



网络图

改变南宋国运的瑞安人

马邦城

北宋宣和年间,时任上虞县丞的娄寅亮,回家乡瑞安探亲之际,饶有兴致地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仙岩。

仙岩被称作“天下第二十六福地”,相传黄轩轅曾修于此,为三皇用,皇帝也,信无数游客为之向往。南宋永宁太守、山水诗人谢翱还写过一首《舟向仙岩寻三皇并仙迹》的诗。

娄寅亮(约1092—1166),字陡明,瑞安籍。北宋政和二年(1112)进士,他的老家与仙岩邻近,却因多年忙于读书科考,一直未能成行,如今总算得偿所愿,乘舟来到这里。他先去了积翠峰下的圣寿禅寺,参观了这座始建于唐代,并由大宋真宗皇帝敕赐匾额的浙南名刹,然后在山僧的热情指引下,沿翠微岭盘旋而上,来到梅雨亭前。但见一飞瀑从峭壁悬崖上直泻而下,空中洒落无数水珠,恰似初夏梅雨,给人以丝丝凉意。

他知道这是梅雨瀑,它下面就是梅雨潭了,不由地触景生情,随口吟了一首诗。如今,在清人曾唯编纂的《东瓯诗存》中,还能找到娄寅亮当年所写的《梅潭观瀑》,这也是诗人留给后世仅有的一首诗。诗云:

居与仙岩邻,示悉仙岩路。片棹偶相及,山僧频礼数。指点寻馀迹,行行道其故。是为梅雨潭,排空成瀑布。常生六月寒,辘轳每相顾。嗟哉往来者,宁不添尸素。南北竞战争,上劳当宁怒。何不掬半泓,一洗腥膻污!

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娄寅亮虽为县丞小官,却心存社稷,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其时,北宋王朝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徽宗皇帝不思进取,依然宠信奸佞,过着纸醉金迷、骄奢腐化的生活。眼看国势日下,朝廷里却奸臣当道,乌烟瘴气,也难怪娄寅亮会在诗中发出一洗腥膻污的呼号。

娄寅亮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到了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大举入侵,东京汴梁陷落,徽、钦两帝被俘,北宋政权随之覆灭。康王赵构是钦宗兄弟中惟一未当俘虏者。第二年,他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号建炎。他就是南宋首个皇帝宋高宗。

宋高宗即位之初,对金兵怕得要命,一味乞和求偏安,结果被金兵一路追杀,人称“逃跑皇帝”。他先从扬州逃至杭州,又从杭州逃至越州(绍兴)、明州(宁波),最后不得不浮海南奔。这期间,他曾驻跸温州江心屿,在普寂寺住了16天。后又移驾温州城内,将州衙改为行宫,在此召见百官,温州成了他的避难之处和喘息之地。直到韩世忠、岳飞等爱国将领,在黄天荡等地大败金兵,南方局势恢复稳定后,他才乘海船从原路返回。

就在宋高宗途经越州之时,上虞县丞

娄寅亮向他呈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非同小可,它所议的竟是皇家最为敏感、忌惮的立储之事。原来,宋高宗这个皇帝也真够倒霉的,身处乱世,祖孙三代包括他的王妃,被统治金兵俘虏,连他的儿子也在后来的事变中夭折了。皇室后继无人,成了最头痛的问题。

朝廷上下对立储一事呼声很高,但究竟立谁,就连高宗本人心里也没个底。娄寅亮现在却明确主张:从太祖(赵匡胤)诸多子孙中挑选一位有贤德者,赐予亲王待遇,等他儿子出生后,再将其过继作为皇嗣。他还说,当年太祖没有传位自己儿孙,而是传位弟弟太宗(赵匡义),如今陛下立太祖后裔为皇储,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又有何不可?

宋高宗阅过奏章,心中窃喜。其时,两帝后裔尽被金兵所掳,即使勉强找出一个,恐怕也难以成器,还是娄寅亮的建议路径独辟、切实可行。于是,这个不起眼的县丞小官,也因了这道奏折,开始进入皇帝的视线。宋高宗在温州驻跸后,对温籍官员印象不错,如吴表臣、林季仲等人都得到了提拔。结果,娄寅亮也因忠直建言有功,被擢升为朝廷的监察御史。

娄寅亮入朝后,立即趁热打铁,再一次上疏催促皇上立储。宋高宗这一回终于拿定主意,采纳了娄的建议。宋室后来接替高宗皇位的孝宗赵昚,就是宋太祖第七代孙,先被高宗收为养子,后立为皇太子。孝宗是南宋王朝最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期间,平反岳飞冤案,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北伐,励精图治,吏治清明,百姓安康,史称“乾淳之治”。这一切应源自娄寅亮当初的忠直建言,说他那两道上书立储的奏折,无形之中改变了南宋的国运也并为过!

娄寅亮担任监察御史时,正是秦桧独揽大权之际,朝廷中主战派大臣如赵鼎、刘大中、吴表臣等,都相继受到他的排挤和打击。娄寅亮的果敢直言,也为奸相秦桧所忌,生怕他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给自己捅娄子,于是就千方百计在娄身上找茬,好借机把他赶出朝班。

秦桧手下的党羽,先是采取污名化的手法,对其进行攻讦,诬告娄寅亮父丧不举,故意隐瞒,乃不孝之人。后经大理寺查询,并无事实。于是,他们又控告娄为族父冒占官户,未等查实,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罢官,这正应了那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古语。

相传,娄寅亮被遣还乡途中,遭遇江水暴涨,父子俩同殁于大水之中。孝宗皇帝继位后,乡贤陈傅良盛赞娄寅亮的“敢建大议,并上书请求皇上,将其列为褒崇之典”,以广恩惠,以劝忠力。此后,《宋史》也为之列传,载有娄寅亮的生平事迹。

解读 八憨老人

施正勋

自从忠义街辟为步行街始,这一里余长的路,成为瑞安这座千年古县的文脉所系,历史遗留的文保单位配上新添的仿古建筑,颇吸引游人的眼球。从文旅宣传的角度来评判,值得肯定。

瑞安一直被认定是温州地区文化积淀丰厚的县城,若推选瑞安的文化名人与望族大户,首先想到的便是“三孙五黄”。玉海楼为全国文保单位,著名藏书楼,更难得的是,它不仅以藏书出名,楼主孙氏父子的学问著作亦名垂史册,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被誉为开甲骨文研究之先河,《墨子间诂》为研究墨学的扛鼎之作。孙锵鸣则仅凭传诵的“天下翰林皆下辈,朝中宰相两门生”一联,大有傲视群雄之气概。黄家的“两代五进士”曾经显赫一时,后裔子孙也人才辈出,备受乡人称誉。

与世族豪门相比,自称“八憨老人”的吴之翰(1876-1931)确实显得卑微。就是现存的德象女校旧址,也仅留一块四方的旧亭楼,列为县级文保单位,远非玉海楼声名远扬。乡亲们口口相传更多的是“八憨老人”的轶闻传说。

立功、立德、立言,为古人追求的人生至高境界。吴之翰老人留下的诗文仅一首:《修赵公祠兼创亭台楼于其上皆以敢心名之,落成赋诗记事》

半世昏昏梦未醒,憨痴顽诞欠分明。非关避害营三窟,为共消闲构数楹。满眼干戈新国泪,一楼金玉故人情。膝下有子皆豚犬,遑问他年身后名。

在学问著述方面,与大师学者无法比拟。吴之翰没有一官半职,在官本位思想占主流的年代,亦上不了台面,不可能正史留名,最多不过是乡间财主中的能人而已。

近日,吴之翰的嫡孙吴卓进捐资一十万元成立慈善专项基金的善举引起社会多方关注。笔者梳理一下有关吴之翰老人的文字记录,仰慕之情油然而生。仅下列几项义举,便足以显现吴老的高尚人格:其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九日,飞云江渡口因管理废弛,致渡船失事,溺死13人。惨剧发生后,地方哗然。吴之翰闻讯即挺身而出,发起组织“飞云江义渡改良会”,自任会长,革除弊端,重订章程,规定每年考选渡夫,检查修理渡船,并捐资新建南岸民渡码道和北岸待渡亭。

多管齐下,一举改变了飞云江渡口的安全状态,利乡利民。其二,自1902年至1906年,他先后参与创办了三所小学,特别是创办德象女校,开瑞邑女子高小教育之先,并声称其办学初衷是:女子者国民之母也,而无知识无学问以教养未来之国民,亦何贵乎有此无用之母氏耶?并鼓励女生毅武自强,规定入校女生名字中凡含有“莺、燕、花、柳”等字,均要改为“毅、武、强、华”。他甚至卖了仓前街的店面和桐溪的田地,补充办学经费。

他又设立半日学校以助失学贫民,还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于西门外查获漏海粮食,就地平粟。

按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吴憨老人够得上致富思源回报乡里的典型人物,堪称爱乡爱民爱国的乡贤楷模。

他不仅慷慨解囊、热心公益,还观念超前、敢于担当。仅首创女子高小这一举动,就面临巨大的世俗压力。身处“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旧观念根深蒂固的封建时代,动员十多岁的女孩去上学,承受的巨大压力与讥讽冷眼可想而知。然而,吴老不畏人言,不惮劳怨,认定目标,勇毅前行。

吴老或许缺乏高深的学术涵养,但他有敢作敢为的勇气。他不计名利地位,实实在为老百姓办事,为开启民智奔走。可以说,“八憨老人”是瑞安妇女解放的首倡者、力行者。

面对流言蜚语,吴老干脆以“憨”自居,他把捐建及独资修筑的亭、台、楼、阁、社、园、池、桥等八处建筑皆冠以“憨”字,并自号“八憨老人”,以“憨劲”来抗衡封建卫道者的明枪暗箭。他憨得可爱,憨得可敬。

著名书法家池志激先生曾为憨桥撰联:“湖上桥,桥上亭,亭上楼台,廿载经营君真果敢者;壁中石,石中书,书中姓氏,千秋纪念我亦有心人。”形象地概括了“八憨老人”的业绩、人品,留下一段乡间佳话。

身为凡夫俗子,对于孙诒让的高深学术,唯有顶礼膜拜,难入堂奥;孙、黄前辈的庙堂功名,更是望尘莫及,不敢企求。此生但愿能仿效“八憨老人”的憨劲,尽绵薄之力,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实事。



德象女校旧址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大手拉小手 讲诚信代代相传

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
瑞 安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宣
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